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三回 羞大將子陵求救 憤前怒叔陽下山

話說章邯、王翳等，攻打易州大敗，折了人馬三萬。始皇傳旨，將四將梟首示眾。當下甘羅出班奏道：「臣有保本，願乞刀下留人。臣聞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四將敗陣失機，理當正法。但今吾主併吞六國，這易州一城，尚然未破，若先斬四員大將，恐傷兵將之心。懇求吾主開恩，赦他死罪，待後來將功抵罪，不勝幸甚。」始皇准奏，當駕官將四人放回。四將遂即上帳：「叩謝吾主不殺之恩。」始皇道：「孤看丞相之面，暫且寬恕，以觀後效。」四將叩頭謝恩，始皇便問：「白起為何不見？」王翳奏道：「白將軍攻打西門，適路遇孫臏，不知何故，墜馬死於亂軍之中。」始皇聞言落淚道：「可惜一員大將，死得不明不白。」又問：「軍師為何不見？」章郵道：「子陵在台上作法，被地雷震動，不知去向。大約折兵損將，顏面無光，不好回見。臣等料必往名山洞府，邀請高人下山，報此一火之仇，也未可知。吾主且寬耐數日，便見明白。」始皇歎氣道：「孤今已騎上虎背，勢難下來了。」遂令蒙恬：「領孤旨意，出營星夜望咸陽求救。」不提。且說孫臏取勝回營，倒念真言，收回遁甲，顯露出一座營盤，齊齊整整。升帳坐下，十二位門徒，各各走上帳報功。孫臏吩咐：「展旗放炮，隨貧道出陣，與秦將會戰。」一聲令下，遂上青牛，眾將排班簇擁著，出離營門。兩桿纛旗前導，來到秦營，命旗牌官上前討戰。藍旗官忙即奏聞，始皇大驚道：「孫臏果然未死，孤如今將寡兵微，難以取勝。傳旨收兵回國，再作良圖。」王翳心中不服，上前奏道：「堂堂大國，豈懼弱小燕邦，微臣不才，情願臨敵擒拿孫臏報仇。」始皇冷笑道：「先行官雖勇，不是孫臏對手，前者被他殺得片甲不留，如今不可再褻國威。」王翳見始皇貶他，就心中憤恨，膝行幾步，口尊：「吾主在上，不是微臣誇海口，臣與孫臏勢不兩立，此一陣情願以死相並。勝得這別夫，將功抵罪。如若再敗，自甘兩罪俱罰。」始皇被纏不過，只得准奏。王翳辭駕，轉將下來，歸本帳披掛停當。吩咐家將道：「我今日臨敵，比不得往常，要與孫臏生死相拚，爾等須要盡心效力，共拿別夫、自有重賞。」眾將一齊答應，願去死力相助。王翳吩咐畢，提槍上馬，領眾將出營。一見孫臏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更不答話，拈槍就刺。孫臏用拐架開，大笑道：「王翳住手，我有句金石良言相勸，未知肯從否。爾也是個好漢，天下常稱起、翳、頗、牧，用軍最精。如今廉頗、李牧、白起俱已歸天，止留你一人，你可也識些時務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我的利害，你也盡知。你不如圈馬回去，奏知始皇，撤兵回國，與天下講和，萬事皆休。少若遲延，料你難逃一拐之苦。」王翳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好別夫，怎敢口發大言。」兩手擰槍，分心就刺。孫臏手中拐急架相迎。二人在場上動手，戰了數十回合。

孫燕在營門掠陣，心中焦躁。暗想：「三叔本領，果然高強。」觀見二人又戰了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槍來拐架，拐去槍迎。戰了多時，孫燕心中大怒，催馬提槍來夾攻。孫臏、孫燕二人，殺得王翳氣喘噓噓。

且說全山眾將，一齊圍將上來。王翳敵著孫臏一人，已難招架，何況又添上生力之人，益覺寡不敵眾。兩邊軍兵，大殺一陣。殺得秦兵叫喊連天，四散大敗。王翳虛點一槍，殺開一條血路而走。孫臏在後追殺，大叫「王翳那裡走，我趕來了。」舉起左手，照頭一拐。王翳回頭一見大驚，叫聲不好，躲身不及，正打在後身，忙抱鞍吐血而走。孫臏見王翳去遠，遂傳令鳴金收兵，就打得勝鼓回營，不再言表。

且說王翳挨了一拐，敗陣回營下馬，王賁接見，眾家將攙扶，疼痛難當。上帳叩見始皇請罪，始皇看見王翳面如金紙，喪氣垂頭，就知敗陣而回，便道：「孤再三阻你，你要出戰，既然著傷，孤且不加你罪，暫且回營調養好了，再來見孤。」王翳叩謝，回歸自己帳中，卸去盔甲，睡在床上，調治傷痕不提。

卻說金子陵，在台上作法，指望攻克易州。不料被孫臏一個火陣，燒得精光大敗，又被李叢、展力殺上高台，一時招架不住，借土遁而逃。他也無顏回見始皇，竟往東海雲光洞，去請他的祖師下山。駕雲正行走之間，只見一座高山，十分隘峻。子陵心中略羨，取雲收霧，落在山中。四面一看，但見蒼松古柏，翠竹搖擺，水聲如濤浪，陣陣狂風從花裡過來。果然景致不凡，另是一個天地。子陵低頭，暗暗嗟歎：「好一座名山。想人生一世，駒隙光陰，奪利爭名，盡是枉然勞碌，貪戀紅塵，有何益處。我金子陵高山學藝，清靜無為。只為保始皇併吞六國，落了殺戒，終日不得安寧，把一段山水清閒之福，付去九霄雲外。我幾時得功成，身歸洞中，逍遙自在，日誦黃庭，享那無邊之福。」歎息了一回，暗想：「我看了半日，不知此山何名。」一回頭，見旁有一個石碑，寫得明明白白，寫若「藥藍山」三個字。子陵歎道：「好座藥藍山，是個洞天福地。」看了多時，正想舉步前行，忽聽得高聲大叫：「子陵道兄，往那裡去呀？」子陵聞有人招呼，回頭一看，喜逐顏開：「我只道誰叫我，原來是朱惠珍道兄。」忙搶行幾步，打個稽首，口稱「道兄請了。」道人連忙還禮，二人就在一塊臥牛石上坐下。子陵就問道：「道兄不在洞內修真，卻在此閒遊。」道人大笑：「不瞞道兄說，我在洞裡無事，常到此間，時時與一位真人下棋逍遙。不想今日偶遇，賀喜道兄身為國師，享世人之富貴，何等榮華。為何一人獨自來此藥藍山，有何勾當？」

子陵聞言，長歎一聲，滿面羞容，說道：「道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雖然我今下山，在始皇的駕前蟒袍玉帶，官拜護國軍師。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果真是榮耀，你心中不知我的苦處。」惠珍道：「子陵道兄，你在秦邦有何苦處？何不說與我知，或者可與兄長分憂。」子陵就把兵在易州，被孫臏掩星遁甲詭計，暗暗埋伏人馬，一把火燒得片甲不留。如今顏面無光，真真可愧之極。就將前前後後，細說一遍。朱惠珍道：「原來兄長受此氣惱，如今卻往那裡去？」子陵道：「為人不把冤仇報，枉做男兒大丈夫。我今回山，拜請師父下山，捉拿孫臏，報仇雪恨。」朱惠珍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想那孫臏有何本領，要去驚動海潮老祖。現有一位祖師在此，與別夫有仇，我同你去求他下山捉拿孫臏，易如探囊取物。」子陵大喜道：「你說這家祖師，今在何處？」惠珍道：「遠則遠千里，近則近一磚。你看此山是甚高山？」金子陵道：「方才看那石碑是藥藍山。」朱惠珍笑道：「可又來，這藥藍山的祖師你可認得？」子陵道：「從未會面。」惠珍道：「怪不得你不知道，當日這洞中的祖師，叫著黃伯陽，被孫臏害了，此仇未報，有他的兄弟黃叔陽，在此修真養性。道兄若去請他，必然依允。」子陵大悅。當下二人站將起來，往前同走。走過好幾座山，忽見了一個洞門，有個童兒，在此玩耍。朱惠珍上前問道：「你家祖師爺在否？」童兒答應道：「我祖師在洞中，與秦真人下棋。」惠珍道：「快去通報。」童兒聞言，往裡急走。

到了叔陽跟前，就說：「火洞朱真人，同著一位道者，在洞口求見。」叔陽道：「快請進來。」童兒出至洞口，將二人請入洞中，至三清殿中，黃叔陽同秦真人，降階迎接。叔陽便問：「此位何人？」惠珍道：「這就是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，奉敕下山扶助西土始皇併吞六國，官拜護國軍師姓金道號子陵。」叔陽道：「原來是金子陵道兄，久仰久仰。」四位道者，齊進嚙經堂，俱各見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童兒捧茶。朱惠珍道：「子陵道兄，既在西土長安，享受富貴，不想近來受了無窮之苦。」叔陽道：「苦從何來？」子陵滿眼流淚，就將兵伐易州始末，敘說一遍：「被孫臏火攻陣燒死無數兵將，特往東海求請師父下山，出力相助。路經寶山，偶遇朱道兄，說是祖師的古洞，特來參謁。」

叔陽聞言，厲聲怒目，皺眉大怒道：「原來道兄也受此別夫之氣。」子陵道：「弟子受累，祖師為何動怒？」叔陽道：「我與別夫，有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。提起他來，真是話長。你道這別夫何等之人，他就是燕山府孫操第三子，乳名孫臏，曾在雲夢山水簾洞學藝，是鬼谷子王禪的徒弟。曾在魏國河南，在龐涓轄下執事，用計別了雙足，成了一個廢人。臨淄齊王遣大夫卜商，暗帶別夫回國，封為南郡王亞父之職，提兵往河南報仇。他的詭計多端，用滅灶之計，誑龐涓至馬陵道，亂箭射死。這別夫就享大名。天下七國諸侯，俱讓齊為上邦。後來齊王駕崩，閔王無道，寵信鄒妃，不理朝綱。三逐孫臏，火燒宣陽院，六國合兵，共伐無道。燕昭王金台拜師，重用了樂毅，興兵伐齊，攻破了郡海臨淄杏葉林，剷了鄒妃，殺了閔王。齊國文武，保全幼主，在天羅山紅慈谷屯兵。樂毅領兵困紅慈谷，袁達當先討戰，被樂毅神砂打死，那時孫臏就下山了。樂毅那裡是孫臏的對手，被他拿上山

林，打了二十棍。樂毅受刑不過，哀求於他，看家師份上，你道樂毅的家師是誰？」子陵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叔陽道：「就是家兄，在這洞中修煉，道號伯陽，與王禪、王叔同師學藝。論起來，家兄知道那有不惱的。一怒之間，就下了山去與孫臏見陣。不想這一見陣，就無好意了。家兄卻被孫臏所敗，難按無名冤孽，即時開了殺戒，擺下陰魂陣，打住孫臏。毛遂偷丹，相救孫臏一命。後來那王禪兄弟請了掌教南極下山，用拘仙牌把家兄拘去，打了八十杖，削去頂上三花，便成凡體，在紅慈谷喪命，化為獨腳白鶴。這些都是孫臏所乾之事，我與他冤仇似海。若不細說，諒道友也不知道。」子陵道：「原來祖師與孫臏有此深仇，弟子愚見，欲請祖師下山，去見始皇，算謀定計，捉拿孫臏。一則與長兄報仇，二則顯一顯祖師的神通。平定了六國，名垂不朽。」那朱、秦二位真人，在旁邊一力擔當道：「祖師若肯下山，我等同力相助。」叔陽道：「二位果然肯助一膀之力，貧道情願下山，與孫臏鬥一個死括，誓不兩立。眾位且在此盤桓數日，一同下山如何？」子陵道：「救兵如同救火，請祖師即此下山。」朱、秦二位真人道：「少待片時，我等二人各回本洞，把煉成的法寶取來，好往易州見陣。」叔陽道：「速去速來，免得這裡久等。」二位真人告辭，各回本洞。不一時，來至藥藍山，會齊了叔陽老祖，各藏寶貝，出洞離府，駕起雲頭，來至易州。

四位真人，推雲拔霧，到了西地秦營。金子陵道：「眾位真人少待，貧道先進營中，請秦皇的大駕來接，方顯得重賢之意。」叔陽道：「也不敢勞秦皇的駕，道友請便。」子陵來至轅門，那些守營盤的藍旗官看見，喜逐顏開。便問：「國師往那裡去來？」子陵道：「我去請真人來，快與我通報。」

藍旗官答應，就來至金頂大帳，奏知始皇。始皇聞言大喜道：「孤只道國師被火燒死了，那知還在，傳旨快些宣來。」旗牌轉出轅門，子陵隨旨上帳，朝見奏道：「臣有失機之罪，望主上開恩。」始皇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赦卿無罪。」子陵謝恩奏道：「臣兵敗之後，前往名山，迎請三位真人下山，與吾主設法捉拿孫臏，報仇雪恨。現在營外候旨。」始皇聞言大悅道：「既有真人降臨，傳旨當駕，大開營門，孤當率領文武出營迎接。」子陵叩頭謝恩。始皇離了龍座，率領甘羅、章邯等一班文武，出至營門迎接。三位真人，見始皇出營，急行幾步，打個稽首道：「貧道有何才能，敢勞聖主迎接。」始皇道：「孤國家有幸，得仙長降臨。」始皇把三位讓至金頂黃羅寶帳，分賓坐下。侍官奉茶畢，敘過寒溫，說明山洞住址，道號姓名。黃叔陽開言道：「請問王爺，這幾日可曾與孫臏見陣否？」始皇歎氣道：「孤還敢發兵麼，那孫臏神通廣大，詭計多端。前者被他一個火攻陣，殺得孤家膽破心驚，三軍望形俱怕。無奈何免戰高懸，專等長安救兵到來，與他並比高下。再若敗陣，只可退往咸陽，不敢再想削平六國了。」叔陽道：「龍意萬安，既然貧道等下山，定要把孫臏拿了，報復前仇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全仗真人妙用。傳旨擺上酒宴來，請三位真人一會。」始皇在金頂大帳款待三位真人，君臣盡歡樂飲，天色已晚，撤了酒筵，三位真人歸帳安歇。一夜無詞。

次日清晨始皇升了帳，文武朝參已畢，三位真人上帳坐下。叔陽道：「請聖主金旨，貧道今日出陣，要與孫臏會敵。」朱真人道：「何勞祖師大駕，待貧道先見頭陣。」始皇滿臉陪笑道：「既承蒙真人鼎力，孤家等候捷音。」朱惠珍欣然下帳，把道冠整整，絲繚束一束，口念真言，用手向南方丙丁一指說：「吾的腳力何在？」只見一陣風過，半空中來了三個異獸。一隻八叉梅花鹿，一隻金錢豹，一隻白額虎，一齊舉尾咆哮，各認其主。梅花鹿到了黃叔陽跟前，金錢豹認了秦道人，白額虎奔到朱真人，俱各低頭臥倒，動也不動。嚇得三軍個個驚慌。那朱惠珍跨虎出營，命軍校把免戰牌去了。大炮三聲，率領三軍來至燕營，用刀一指，喝道：「轅門小軍聽者，報與南郡王孫臏知曉，吾營裡有一位朱真人，前來討戰，著孫臏出來答話。」旗牌官忙報中軍，孫臏聞聽，即命孫燕出營迎敵。吩咐道：「方才旗牌官來報，說一個道人，必定金子陵去請來的左道旁門之士，須防妖術邪法，須要小心。」孫燕領令，提槍上寫，展旗放炮。兩桿纛旗，分開左右，一催白龍駒，飛奔陣前而來。朱惠珍一見高聲大喝道：「小將慢來，通名受死。」孫燕聽得有人招呼，忙收戰馬，用槍一指道：「道者何人，認不得易州孫燕麼？」朱道人笑道：「吾在火雲洞修煉多年，道號惠珍，往來俱是道德之士，豈認得無名小輩。快叫你家別夫出來，還可以走三五回合，爾等小輩，何苦枉做替死鬼呢。」孫燕聞言，一聲怪叫：「好野妖道，氣死我也。你往那裡走，坐牢著，看我取你。」兩手擰槍，分心就刺。朱真人手中劍迎面交還。一場好戰，戰了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孫燕看見難勝妖道，抖擻神威，將槍法改變，猶如一片槍山，滾上滾下，殺得朱道人力乏筋麻，實難招架。虛砍一刀，往下敗走。孫燕不捨，緊緊追趕。道人回頭一望，心中大喜，忙在懷中取出象鼻葫蘆，托在手中，把蓋揭開，念動真言咒話。大喝「小輩要來追，看我的法寶到了。」孫燕正在催馬趕來，聽得寶貝二字，勒馬詳觀，只見那老道把葫蘆晃了幾晃，冒出一股火煙。次後就是烈火空騰，有五丈多遠。孫燕被一陣神火，燒得大敗。不敢戀戰，敗進營盤。朱道人得勝回營，始皇與他慶功賀喜，不再言表。

卻說那孫燕，敗進營中，在青紗帳跪下請罪。孫臏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恕你無罪，回歸帳中歇息。」孫燕下了帳，只見旗牌官飛報上來：「啟上王爺，今有秦營又來了一位道人，形容狠惡，相貌猙獰，騎著一隻異獸，使一根狼牙棒，十分利害，在營前討戰，不敢不報，乞令定奪。」孫臏聞言，驚疑不止道：「又來了一位道者，他營中不知還有多少道人？」遂往下問道：「那位將軍出去迎敵？」忽見一將，聲如洪鐘，邁開虎步，搶上帳來，躬身答應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孫臏看見，認得是李叢。吩咐「小心在意。」李叢得了將令，即回本營，結束齊整，不用腳力，手提一柄大砍刀，飛步出營。抬頭一看，那道者生得十分兇惡，怎見得：

頭帶一字金箍，身穿八卦道袍。硃砂發襯著濃眉，依然惡煞。

血盆口豎起鬚髯，竟似兇神。眼如銅鈴光閃閃，牙如鐵鋸燦燦。金錢豹腰間穩坐，狼牙棒手中高擎。